

文学杂志的老师也是老师吧,就一个人一生的志业而言,甚至更是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我的小说《从河边到岸上》由王朝垠老师编发在1986年第五期的《人民文学》上,这是新时期广西作者第一次在北京的大刊发表小说,更是我个人写作历程的一个非凡事件。之前我在广西一直写诗歌,但极少顺利发表,这使我对自己充满了怀疑。《人民文学》的发表使我获得莫大鼓励,犹如一种神圣的加持,上天也适时给我注入不尽的能量,我开始日夜猛写,从短篇、中篇再到长篇。

1988年,我从广西电影制片厂到

以字为花,遥遥致意

林白



北京组稿,那时候朝垠老师在党校学习,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去拜访他,之后在一家小酒馆吃了晚饭,他喝了一点啤酒,说了很多话。记得他说,喝酒微醺为佳,微醺是最好的境界,紧接着他说,文学上要有追求,但万不可执着,太执着就会变形。此外还扯了些闲话,他说,你叫林白薇啊,有个老作家也叫白薇,就住我家对门,我们用同一个保姆,戏称“一仆二主”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北京,没两年朝垠老师就去世了。我到八宝山给他送行,看到有作者给他献花,我很后悔自己两手空空。朝垠老师去世,于今已有二十多年了,谨以字为花,遥遥致意。

读史札记

卞建林

报崖山之惨。元恃武力,所至残暴,而他人亦有武力以报之。生平首次对东邻军民有佩服之心。面对豺狼之敌,能保家卫国,堪称佩服。

元官员上言:自平宋以来,官吏贪残,故山寇啸聚,愚民蚁附;官兵致讨,复蹂践之。史言元僧格专政,法令苛急,天下骚然。元官员又言:宋赵氏族人

散居江南,百姓敬之不衰。宋有遗德,而元一味敲剥,宜乎朱明之起。

元末竟有八人取徐州之事。四人伪为挑河夫投宿城内,四人在外。夜四更,城内外举火,夺守门军仗,斩关而入,内外呼噪。天明,竖大旗,募人为军,从之者十余万人,四出略地,徐州属县皆下。此事少见,八人当日结识,当夜起事而成。此虽由民久不见兵革,一时无措,亦因当时河工大兴,人心不安。起事八人中,一人散家财济灾民,有善人之名,一人强悍有胆略,一人为元基层干部。

我登上长城起点山海关的老龙头,到身临长城西端的嘉峪关,时间相隔了整整三年。当然,在这漫长三度春秋,我的足迹不限于渤海湾滔天波涛到嘉峪关外茫茫戈壁之间,为了油盐酱醋茶,到过大江南北,也到过国外。但一旦登临沧桑满眼的嘉峪关的箭楼,俯视长城内外如织的游人,纵目眺望连成一片的河山,回荡在我心头的感慨,与站在老龙头上完全相同:人与人的相互融洽是无法阻隔的!

这前后一致的感慨,竟会一再出现。

那是六年以后,我来到了德国首都柏林,游览柏林墙的遗址。徜徉在特地留下供游人参观的那一段墙体之间,在勃列日涅夫与美国元首拥抱的那幅著名的涂鸦面前,这感慨再一次主宰了我的心灵。这一次再现,告诉我,行走在天地之中,不管是什么族群,不管什么意识形态、宗教信仰还是肤色,都无法阻隔彼此间的交流与融洽。

这一感慨强化成了我的信念,却是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与“非洲妈妈”的邂逅。

这位“非洲妈妈”不是粗犷悍悍的非洲人,而是

寻找角落里的精彩

俞天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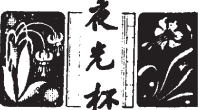
黄色的皮肤、舒展的黑发、身材娇小、思路敏捷得堪称兰心蕙质的东方女性,叫骆玲娟。她还是骆宾王的后代呢,姐妹七个,生活艰难,没有读完小学,就随父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,到街头摆地摊谋生了。改革开放,帮她扩展了商业天地,从地摊女孩,成了货运车主,又从货运车主,扩大为娱乐厅的老板。无奈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市场经济,对于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她,毕竟太陌生了,她的步伐跨得也太快太大了,在经营娱乐厅时破了产。她舔着创口上的血污谋求再起,到宾馆去扣一个房间的门扇兜售小商品期间,结识了来自东北的一位在非承包工程的大姐,便毅然跟到了约翰内斯堡去闯荡。对她而言,那真是是个偏远的世界角落,她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周旋的天地,不说的,从义乌批发香水之类化妆品到此出售,盈利空间就很诱人。毫无外语基础的她,为此强使自己比别人多花几倍的精力学习英语,在南非和义乌之间奔走。她知道,这不仅是一种文明之间的穿梭,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社会环境的适应。她两次遭遇抢劫,

1925年秋天,齐白石兴之所至,画《葡萄》图一幅,藤蔓和叶子或墨或褐,串串葡萄熟得发紫,题识云:“画葡萄须令人见之,学魏氏之流涎,方能得其神味。乙丑秋八月白石翁并记。”“魏氏流涎”典出魏文帝曹丕《与吴监书》,文中说:“中国珍果甚多,且复为说蒲萄。当其朱夏涉秋,尚有馥暑。醉酒宿醒,掩露而食。甘而不飴,脆而不酸,冷而不寒,味长汁多,除烦解倦。又酿以为酒,甘于麴蘖,善醉而易醒。道之固以流美咽咽,况亲食之耶?”画葡萄,能画出“魏氏流涎”的感觉,可谓出神入化。



陈迅

画葡萄



度”,偏在蓦然回首之间,于“灯火阑珊处”发现了。这位“非洲妈妈”的传奇经历告诉我们,人,人类,作为万物之灵,都乐于创造并讲述自己所感动的人生精彩。只不过,要讲得出类拔萃,就要有到世界各地“寻找角落里精彩”的勇气和智慧。这是一种不安于现状的破冰式的寻求,精彩却被角落化了,往往与原始、未知、甚至危险相伴,多少带着冒险色彩,但也不必心存顾虑,人与人之间,都是能够沟通,能够融洽的,何况,我们从事的,是当代中国宏大叙事。

念奴娇 新疆纪游

林青

胡杨红柳,远驼铃,日烈漠宽沙瀚。渠井坎几千里潜,火焰山闻铁扇。翠蔓席绵,晾房风煦,晶串葡萄纈。拨弦鼓乐,舞翩鲜果欢宴。

巖雪葱岭天山,育培河道众,宛梳多辨。林惠左威的写景,王母天池瑤殿。管运石油,车集风电,采玉琢娇艳。长绒棉美,今抒边塞新卷。

注:葱岭即帕米尔高原。旅游途经克拉玛依油田。清朝,林则徐在新疆指导开挖水渠,左宗棠带兵收复伊犁,纪晓岚在新疆著有《乌鲁木齐杂诗》百六十首。



血管里的「斑块」

杨秉辉

人老了,脸上、手上等暴露部位的皮肤上会长出些深褐色的斑块,虽有碍观瞻,但对健康却无大碍。近年却有另一种“斑块”引人注目,这种斑块长在动脉血管里,倒是无碍观瞻,但却对健康有着相当的潜在威胁。

通常所说的“动脉硬化”,实指动脉粥样硬化,是指动脉之中充斥着粥一样的脂肪类物质,以致血流不畅,心、脑等重要器官因供血不足而受损。虽说这些脂肪类物质在血管之中,但事实上是钻在血管内皮之下的血管壁中的。若将动脉血管比作棉袄的袖子,所谓血管内皮便是这棉袄的里子,棉袄穿久了,里子烂了,即血管内皮损伤了,这脂肪便钻了进去。血管壁里的脂肪多了,血管腔便狭窄了,血管也没了弹性,故称硬化了。问题是这些脂肪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血管壁里的,有的地方多些,有的地方少些,若是多得使某处血管内皮隆起,这突出于血管中的便是血管里的“斑块”。

动脉血管里的斑块不仅使血管狭窄、影响血液的流通,更严重的是若这斑块在血流的冲击下破裂,其中的脂肪便会被冲到动脉血管的下游去,阻塞下游较细的血管。若是阻塞了冠状动脉便会发生心肌梗死,若是阻塞了脑动脉便是脑梗塞。

美国的一份报告说在有头晕、记忆力明显衰退的老人中,颈动脉超声检查发现有颈动脉斑块的占九成,换句话说这斑块在老年人中颇为常见。因此老年人若发现斑块不必过于紧张,因为有斑块并非必定会发生心梗、脑梗,只有斑块长到完全阻塞了动脉或斑块破裂了方才会引发心梗、脑梗。因此,若发现斑块,应阻止其生长,防止其破裂。

专家们的意见是:若斑块已经使动脉阻塞、在一个横切面上看、大于70%以上,应考虑放支架等措施。若不足70%者则可进行药物治疗,若不再发展或经过药物治疗后斑块缩小、阻塞减轻,自属上上大吉之事。

针对斑块的治疗药物为降脂药,因为斑块的本质便是脂肪。研究发现这斑块破裂的可能性与血脂(尤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)的高低相关,越高、破裂的可能性越大。故凡查到有斑块者,若血脂高的则必须作降脂治疗,以降低斑块破裂的可能性,而且降得越低越安全。

除降脂药外,阿司匹林亦应考虑使用,此药有抗血小板凝聚的作用。斑块破裂时往往会引起局部血液在血管中凝结、形成血块,与脂肪一起被冲至下游,必将加重血管的阻塞。因此服用阿司匹林有减少梗塞范围的作用,当然有胃出血、严重高血压、哮喘等症者不宜。

对于斑块的预防首先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,需关注生活行为:进清淡的饮食、不吸烟、适当运动、预防糖尿病、高血压皆属此列。若已发生斑块,则除药物治疗之外,更需关注生活行为。若已患有糖尿病、高血压则皆应积极治疗。

心梗、脑梗事出有因,现代医学已经逐步洞察其原委,防治有法,乃是今日人类之福音。



香港铜锣湾

(水彩画)

荣德芳

秋色渐浓,夜雨淅淅,清风送凉,中秋、国庆将至,街头已经闻得鲜肉月饼的香雾,桂枝含苞待放,石库门老宅里夜饭花、牵牛花、五角星花、海棠等秋花正艳,不让春色,想起李白句:“人烟寒橘柚,秋色老梧桐”。水果店里早橘一片金灿,火龙果色如玫瑰,秋柿烂然殷红,我买了几只红柿,写生几幅“事事安顺”画面搭配两只安鹑,有人喜欢,是的,当今中国人正处于新时代,生活过得红红火火,安安顺顺。朋友陈卫平快速递来一箱刚刚采下的青柠,散发着令人舒爽的清香,赶快切片糖渍,秋日里,倚西窗,柠檬茶,线装书,昆山石,菖蒲草,喝茶、读书、赏景、看云,晚霞里,夜风中,窗下秋虫唧唧,不绝于耳,赏月、听秋一刻也就有了梦幻和诗意。

路过农贸市场看见一大盆水红菱,吴地陂塘鲜品,我喜欢申城名画家张大壮先生蔬果图中的红菱,秋色一片鲜活活跃于纸上,前不久吴江老镇源酒家大厨来沪大显身手,让我又尝到

“爆炒鲜菱”秋天里的真味,吃得开心,清口爽喉,胜过食肉的滋味。这几天苏州街头巷尾新鲜鸡头米上市,吴人以清水加冰糖煎之,鲜雋无匹。秋季,每去东太湖吴江震泽古镇游,美食家蒋洪清我会尝刚刚采下的新鲜鸡头米,近日他又在微信里晒出一款吴江

佳处是清秋

杨忠明

宾馆秋季美食酸爽甜品“百果香鸡头米”。从前苏州人、上海人向来有秋天里吃甜食的习惯,糯糖藕、花果汁嫩藕、桂花糖芋艿、红豆桂花小圆子等,看来这个秋天我也要试制一下“百果香鸡头米”让秋之味在舌尖上跳跃。

持螯赏菊也是石库门上海人秋天里的老传统,沪人有在石库门天井里,老洋房花园里种植菊花的习惯,菊为逸品,枝疏劲直,花稀硕大,花分七色,嗅之清香,沪人秦荣光的《上海县竹枝词》云:“菊花上海最名闻,粗细园中两种分,一种独推城里有,潘

家白品贵超群。”从前我父亲也善养菊花,在江阴路晒台上种了好多品种,有绿牡丹、瑶台玉凤、金背大红、泥金香、点绛唇、墨菊等。春天培育的菊苗,农历十月,老房子的晒台上秋色灿烂,再弄几只大闸蟹吃就完美了。

傍晚,上海庭院中的紫茉莉

花散发着浓香,高脚花型好像一只只细长的小喇叭,紫茉莉花色彩常常变异,红黄、黄白、紫白黄等夹杂,沪人亲热地叫它“夜饭花”从前上海人家在天井搭个小桌吃饭,紫茉莉花陪伴着上海人家度过秋日傍晚美妙一刻。

“五角星花”也叫“茑萝松”,每年国庆节清晨,它迎着霞光,红五星花盛开,星星点点,好像国旗升起,颇具仪式感,那软软的丝丝羽叶,藤蔓缠缠绵绵,令人清心悦目。

玉簪、素馨、晚香玉、白海棠、白菊都是老上海人记忆中的

秋花,中秋之夜,月色皎洁,花色白净,隐含清香,此乃旧时文人雅士吟咏,作画的花卉。

深秋,到崇明岛西沙湿地公园看芦花,亦是好主意,踏进曲折环回的湿地间,一股江海气息扑面而来,登临高台,凭虚御风,穿越木栈,芦荡纳爽,湿地里河汉纵横,水泊、泥滩、水沟、芦苇、沼泽、水杉、野花,浅碧诸色,境绝清幽,在这里你可以静下心来感怀古人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。来这里,静听长江海声,白鹭振翅,泽鱼击水,秋虫鸣声,沙蟹窸窣,天籁之声,绝妙绝佳。我的朋友大风堂门人史军萍兄说:“久居城市的人中秋、国庆节来到崇明岛走近大自然的怀抱,嚼嚼甜芦粟,品品长江蟹,蒸蒸日上丝鱼,吃吃香酥芋,喝喝老白酒,呵呵,这个秋天也就过得惬意了。”

十日谈

我们的节日 责编:刘芳 桑建星

如看到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公交车,顺路的话就上去坐坐,明请看本栏。